



诺贝尔 文学奖全集

缩写本

广西民族出版社

诺贝尔文学奖全集

(缩写本)

卷十一

黄可钊等缩写

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

(南宁市星湖路北二里八号)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民族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4.375 字数: 305千

1988年8月第1版 1988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0册

ISBN 7-5363-0293-2/I·60 定价: (全套) 37.15元

诺贝尔文学奖全集缩写本

编委名单

莫 非 苏 长 仙 冯 艺

马 汉 彦 梁 发 源 潘 荣 才

胡 树 琨 徐 治 平 彭 洋

覃 建 臣 黄 可 钊



目 录

1973年 派特利克·怀特（澳大利亚）

得奖评语	(1)
颁奖辞	(3)
人之树	(7)
怀特作品年表	(86)

1974年 伊凡·詹生（瑞典）

得奖评语	(87)
颁奖辞	(89)
致答辞	(92)
詹生短篇小说选	(95)
詹生作品年表	(123)

1974年 哈瑞·马丁逊（瑞典）

得奖评语	(127)
马丁逊诗选	(129)
马丁逊作品年表	(142)

1975年 犹金尼·孟德雷（意大利）

得奖评语	(145)
颁奖辞	(147)
致答辞	(149)
孟德雷诗选	(153)
孟德雷作品年表	(170)

1976年 索尔·贝娄（美国）

得奖评语	(173)
致答辞	(175)
阿奇正传	(179)
贝娄作品年表	(269)

1977年 文生·亚历山卓（西班牙）

得奖评语	(271)
颁奖辞	(273)
致答辞	(276)
亚历山卓诗选	(279)
亚历山卓作品年表	(293)

1978年 以撒·辛格（波兰）

得奖评语	(295)
致答辞	(297)
庄 园	(301)
辛格作品年表	(380)

1979年 奥德修·伊利提斯（希腊）

得奖评语	(383)
致答辞	(385)
伊利提斯诗选	(389)
伊利提斯作品年表	(394)

1980年 契斯拉弗·米洛舒（波兰）

得奖评语	(397)
致答辞	(399)
米洛舒诗选	(403)
米洛舒作品年表	(420)

1981年 伊莱尔斯·卡内提（德国）

得奖评语	(423)
致答辞	(425)
被拯救的舌头	(427)
卡内提作品年表	(453)

一九七三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派特利克·怀特

(澳大利亚)

Patriek White

得奖评语：

“由于他史诗与心理的叙述艺术，
并将一个崭新的大陆带进文学中。”

颁 奖 辞

瑞典学院常任理事

龙 吉 维 斯 特

瑞典学院将今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澳大利亚的派特利克·怀特，在得奖评语里，提到“他史诗与心理的叙述艺术，并将一个崭新的大陆带进文学中。”这些言词在于强调怀特在澳洲所占的卓越地位。

事实上，由于作家不断且接连的出现，已赋予了澳洲文学显明的特殊性与独立性。他们的努力，已将澳洲文学提升到一个新的境界，被重新估计为不再是英国式传统文学的余绪。

怀特的作品虽然有他的独特性，但也显示典型的澳洲文学所具有的特质，同时，在整体上，是和澳洲文学共有的国土背景、博物或生活方式相通的。我们也非常了解怀特和史东尼·洛南、亚朗·波以特、腊舒尔·多雷兹德等澳洲的革新画家们，具有亲密的关系。他们企图以各自的表现方法，达成表现上的深长意味，而这正是怀特希望在创作中达成的。而且，在文学中，也开始慢慢感受到怀特的影响。

必须同时强调的是，和一些特别关怀澳洲事物的澳洲代表作家比较起来，怀特对澳洲事物的关怀程度，却是低得多。虽然他的小说多半以澳洲作为背景，但他的关怀，却是超越地域性与民族性的，而描写那些极具个性化的问题或生活状态的人们。就连他那部最典型的澳洲史诗式小说《人之树》，也是由自然与社会扮演重要的角色，他的主要目的，是对小说作内在性的剖示，与其说是着眼于典型的或不定型的开拓者的生涯，还不如说是在刻划特异个人的心理层面。当怀特把探险者送到澳洲大陆那片未开垦的原野时，那大陆原野就首先成了尼采哲学意志力的固定观念及自我牺牲的剧本。

怀特在使主要小说人物与社会发生关连时，常常安排一些局外者（即异邦人）、不适应者或精神障碍者，甚至于神秘的灵感经验者、狂言者。他似乎发现，这些人虽然贫困，易受到伤害，但最易识别他所向往的人类特质。这情形，在《战车士》的小说人物中也是如此。《曼陀罗》中的两兄弟，亦可作为例子。

此外，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最近创作的两大长篇小说中的主角，不论是《生物解剖者》中的画家，或是《暴风眼》中的老妇，也都是如此。

怀特可以说是一个颇难以理解的作家，这不仅是由于他的特殊思考，和他所提出来的特殊问题，而且可能还有一个也同样重要的原因，也就是其史诗的特质与诗的特质奇异的组合。他在不拘形式的对话中所使用的，是极为简洁的语言，和不断寻求最大表现效果的修辞技巧，或者是敏锐的鉴识力。

与其说怀特是描写人类，毋宁说他主要是一位社会批评家，而这正适于作为一个真正的小说家。同时，当他进而述

及关于来自唯心的人生观或神秘灵感的坚强信念，为了引出可能由此而来的精神支持或昂扬的神谕时，他无疑是一位大胆的心理探索者。他对于自己本身的关系，有如对于人类伙伴的关系，总是复杂而充满了矛盾。

怀特的文学艺术，使得他的声名远播，受到举世重视，目前跃居澳洲首要代表人物的地位，也许他本身对于自己努力的价值感到怀疑，但他的创作却是处于孤独，而且可能是在面临相当敌对的情形之下完成的，并且慢慢地、渐进地产生出被广泛认可的永恒成果。怀特之所以成为议论的焦点，和他自我表现的极度精神紧张，及遭遇困难问题时的突击精神有关，但这些，实际上就是构成他那无可争议的伟大性的特质。如果没有这种特质，他将处于自我悒郁中，而无法享受到目前所具有的这种令人欣慰的事实。

瑞典学院对于派特利克·怀特今天未能出席深感遗憾，但我们欢迎他的代表史东尼·洛南先生，洛南先生是他的至交好友，也是澳洲优秀的艺术家。本人在此敬请洛南先生接受由国王陛下亲身颁发的授与派特利克·怀特先生的诺贝尔文学奖。

注：派特利克·怀特的致答词从缺。

人之树

派特利克·怀特原著

黄可钊缩写

卷 一

1 一辆载货马车在两棵大桉树之间停住了。在这块未开垦的地方，这两棵树如鹤立鸡群。

天已带着夜寒。那人从车上下来。他从车上拿下一个包袱。一只狗的一条腿踩在一个蚁丘上。那匹强壮执拗的马被拴住，浑身汗湿、垂舌喘气。他拿起斧头砍去一根多须的树。那砍树声又冷又响。这是这片未开垦地第一次发生这类事情。

他迅速解下挽具。他用麻袋和几棵小树搭了一个披屋。他接着生了一堆火。那火把寂静大片地吞噬。火光映着他光滑的脸肌。稍一会，他从车上把食物箱卸下来。闪着光的他把肉扔给狗，他自己也吃着肉，他的吃相实在不雅。

他的名字叫史坦·派克。在他降生之前，他的母亲曾想给他取名叫埃比尼泽^①，但他那个猥亵的父亲却不以为然，她只得作罢了。到他呱呱堕地时，她只好把孩子叫做史坦莱。毕竟，她隐约记得这是她在某本书上读过的一个冒险家的名字^②。

他母亲在结婚前曾看过许多书。她曾当过老师。她娘家姓诺克斯。她母亲曾对她说，诺克斯家的一个牧师曾将女儿嫁给一个贵族。然而，她却嫁给了柳树湾那个经常喝醉、并

① Ebenezer，希伯来文，意为救援之石。

② Sir Henry Morton Stanley, 1841 — 1904, 不列颠的非洲探险家。

不文雅的铁匠奈德·派克。

“史坦”，有次她对儿子说，“你一定答应，敬爱神，永远不沾一滴酒。”

“好”，孩子爽快地回答说。但他毕竟未明白母亲这段话的含义。

史坦·派克在堆火沉沉的怀抱中回忆起他的双亲。他仿佛既看见母亲那蓝色的一团文雅，也听见父亲在门的那一边发誓赌咒，打着酒隔。母亲直到临终前，仍念念不忘要他当教士或老师。但他既没有当前者，也没有当后者。他尝试过多种行业：放过一群骨瘦如柴的绵羊，牧过一群毛色发亮的牛，在坚硬的石头上挖过一口井，盖过一间房，修过鞋，磨过刀。但没有一样做得久，因为他知道那都不是他想做的事。

常打酒隔的父亲去世后，渐渐地，他家的木板屋的墙已变得歪斜。

“怎么办呢，史坦，你现在是个汉子了。”母亲的话使他吃了一惊，因为他虽然是汉子了，却竟然没有跟以前不同的感觉。

史坦·派克从他母亲的肩膀和脖子上的骨头看出她已不久人世。屋子里散发着旧书的气味。她开始谈到银行里的存款，以及后山里那块地。“留着那块地吧，史坦，是个根。”

“知道了，妈，”每次当她说到重要的事情时，他都这样回答她。

不久，他母亲去世了，他摸了摸她冰冷的手，埋了她之后，他告别久居之地，带着从阿尔拜·维区买来的货车和一匹粗毛野马走了。他赶着马车，还有那条红狗，经过泥泞、石头地，摇着颠着一整天，终于来到他母亲生前所说的那块

地所在的山丘间。他吃了，睡了，在霜寒的早晨，火灰的旁边，面对某种未来的生活，面对沉默、石头和树，在这霜寒的世界，要使生命过得有目标，可能吗？

许多天过去了。史坦白天卖力地开垦他的地。夜里躺在叶堆和麻袋上，睡眠沉得象树桩。

不久，史坦在那尚未接受其改变面目的丛林中，建起了一间屋。

有时，史坦会赶着他的马车到远处去，这时，开垦地会传遍用链子拴在门廊柱子上的狗的吠叫。他每次都载回东西。包括桌子、椅子，还有各式各样的必需品，如面粉、止痛剂、腌肉、煤油以及做种用的马铃薯。有一次，当他比平常出去的时间久一些回来时，竟带来一个女人——当她下车时，那条已松了链的狗，探身向前，闻了闻她的裙子。

2

沿海的地方，有一个名叫尤洛伽的教区，那里住着史坦·派克母亲的堂兄克拉伦斯·波特。史坦·派克曾在尤洛伽附近的一个牛奶场里做过几个月的工。

史坦·派克的舅舅是个腆着大肚子的布商。膝下有三个嘻嘻哈哈的女儿——爱丽丝、克拉克和莉莲。当史坦·派克长成小伙子时，这三个已经束起发的女孩子便对他卖弄起风情来。不过，史坦·派克别说无意求婚，甚至连吻她们的意思也没有。这究竟为什么？谁也说不清楚。

在大厅举行教会募捐舞会上，牧师太太艾尔贝把一个瘦瘦的女孩留在史坦·派克的身旁。

“你叫什么名字？”她问。

“史坦·派克，”他说。